

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448486

10位ISBN编号：7540448482

出版时间：2011-5

出版时间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那多

页数：215

字数：18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### 内容概要

知名历史学家，在人生和事业的巅峰，忽然匪夷所思的自杀了。

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？

《晨星报》记者那多，开始对事件进行秘密调查。

经过艰苦的调查探索之后，发现这一切都和十几年前的一所精神病院有关。

而那个精神病院的所有患者和医生，尽数自杀。

十八年前的自杀场景，成为秘密谋杀的手段，原因到底是什么？

这个世界，究竟是不是我们人类理性认识的那样？

不可思议的事件，究竟是鬼神在作怪，还是人类理性尚未理解的领域？

他的调查，将面临怎样不可思议的结局？

世界，真的不容置疑吗？

## 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### 作者简介

那多，原名赵延，知名青年作家。

作品始终致力于探索世界无限的未知，代表作品有《那多灵异手记》系列。

《那多三国事件簿》《甲骨碎》《清明幻河图》等。

被国外媒体称为“最有灵气和发展潜力的中国原创作家”。

## 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### 书籍目录

#### 第一章 历史的迷雾

杯中的残酒倾出，他伴着那一溜液体，飞翔而下，姿态舒展，呼啸的风把他的歌声倒灌进喉咙，在高潮前戛然而止。

数秒钟后，他像个破麻袋一样在地上砸出闷响，酒溅在他侧脸上，遂和血混在一起。

#### 第二章 赤裸

你们只需要说一件，最恶劣、最下流、最卑鄙、最肮脏、最不道德的事情，不用多，一件就好。我绝对相信，相比你们对我所做的，肯定还有些更糟糕的事情。

如果我觉得像是编造的，我会开枪；如果我觉得说出来的事情不痛不痒，我会开枪。

所以你们在开口之前，最好想想清楚。

”

#### 第三章 变化的历史

一看清楚，我的心里就“突”地一跳。

难不成“过去”也和“未来”一样，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在不断地变化中，有许多的“过去”？

历史不是固定的，过去在不停地变化中！

#### 第四章 一个人的精神病院

白森森的一截，不是手套，而是手。

确切地说，我最初看见的是一截指骨，现在用树枝拨了一阵，一个完整的手掌骨骼出现在我眼前。

手很小，应该属于孩童，看不见脑袋及身体其它的部位，想必是埋在了更深处。

在这样一处荒凉无人的精神病院里，久旱成泽的水塘中，出现了一具白骨。

#### 第五章 精神病院连续自杀事件

“你能想得到吗，能得到吗，当时我都傻啦，所有听到的人都吓傻啦。

一整个医院，全都空了，全都死了！

跳楼的跳楼，淹水的淹水，割腕的割腕，上吊的上吊，哈，把自己吊在窗户外面的就有三个，我到的时候，就看见三具尸体在墙外面摇摇晃晃，走进去，没几步就是一具，没几步就是一具呀。

”

#### 第六章 紫色梦境

“我只知道个流程，他们先把参观病区的墙啊窗帘的颜色都换了，换成了紫色，可不让人舒服了，在里面呆多了，就有点晕。

”

#### 第七章 死亡恶作剧

“你如果真心相信，这是一个梦，那么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，就会破绽百出。

”

#### 第八章 无限的破绽

如果我们像阳传良和杨展一样，努力地寻找这个世界的其它破绽，找到了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...我们会不会自杀？

#### 番外篇

会吃人吗？

这样一幢用水泥筑就的六层楼房子，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吞掉？

如果不是，那么，人呢，人在哪里？

难道说，融入了这四周不见底的黑暗中去了？

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后记

在我的小说中，至少有一些证据，来试着证明这个世界真的是场梦。

比如历史的矛盾，再比如测不准。

我们似乎永远看不清这个世界，它是模糊且不断变化着的。

## &lt;&lt;把你的命交给我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走了一阵，渐渐看见前面远处不是田了，而是一幢楼房，再走得近些，看清楚是两幢，都是四层高，方头方脑，灰扑扑的没有一点生气。

走到大门口，我吃了一惊。

竟没有门，空空荡荡，畅开着让人进去。

门口的一方空地上，满是枯叶和从水泥地缝的浮土厚灰里长出来的杂草。

我用脚拨了拨，看见一株杂草是从个小洞里长出的，这洞本该是插地门销的。

再往两边的院墙看，有几块嵌在墙上的长方型铁制页片，页片的一端通常是钉在门上的。

精神病院，当然是该有大门的。

可是现在门去了哪里？

我又确认了一遍，没错，门口那块木牌子上，的确写着“武夷山市精神病院”。

只是这名牌，破败的程度和邮局里的黄页有的一拼。

传达室关着门，两扇大窗框一扇没有玻璃，一扇边角上还残留少许，像是被人砸过，而且应该是很久远之前的事了，碎玻璃上蒙了层灰色。

里面没有桌子，没有椅子，更没有人。

四周极安静，安静得连鸟鸣声都听不见。

远处似有几声啾啾，但被隔绝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这方天地，仿佛自成一个冷寂的世界。

门口即破败如此，这儿还有人住着吗？

一股风打着旋从里面刮出来，地上的枯叶扭动起来，在它们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忽然听见些响动，扭头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田间的长草晃动。

许是听错了，是风吹的吧。

楼是灰的，地上的草叶是枯黄的，但我总觉得眼前的一切是苍白的，有一股诡异凝结不散。

走近了才看清楚，院墙曾经刷了层淡蓝色的油漆，两幢楼也是一样。

大约是因为蓝色有利于平复心情的原故。

但时日已久，旧时的蔚蓝已被雨打风吹去，剩了一层牢牢附着着的尘灰。

院墙之上，还有一米多高的铁丝网，除了有几段可能因为遭了台风垮下来，其它都还森严耸立，无言地喻示着墙内墙外，是两个天地。

墙上犹立铁网，当年院口处更是铁板钉钉的绝对有两扇常年紧闭的大铁门。

进门的右手边是个砖垒的大花坛，里面有几株松树，依然茂盛。

松下围了一圈俗称“珊瑚”的常绿灌木，但久不修剪，已经一团团的不成造型，旁边的杂草肆意生长，有些已长得比灌木还高。

门的左手边是个蓝球场，却没有蓝球架，只剩下了几厘米高的铁杆子还撅在水泥地里。

看到这里我就明白了大门的去向，一定是和这球架一样，被盗卖了。

如果不是院墙有四米高，怕是连铁丝网也一起扯走了。

早就没有人啦，不知荒了多少年，尽是那本九三年的黄页惹的祸。

奇怪的是，两幢四层楼的建筑看起来结构没有问题，作为市卫生局的产业，为什么精神病院搬走之后，这里就闲置了呢。

我从蓝球场一侧，绕过四层楼，走到精神病院的后面。

那儿有一大片杂草地，这草却和其它的杂草不太一样，杆子更高更粗。

我认不出是什么植物，猜想也许这原本是片自留地，种种蔬菜什么的。

我沿杂草地往另一头走，心里总觉得这儿的荒凉显得异乎寻常，或许应该进这两幢楼里瞧瞧。

正想着，一步踩下去觉得脚底发软，下意识往旁边跨了一步。

不料这片草地看起来杂草丛生，仿佛泥土就在草下，但真的踩下去，竟是空的。

我往下掉了一米多，才踩到东西。

但那还不是底，是淤泥。

我这才明白，这里原本哪里是什么田地，分明是个水塘，天长日久，水被晒干了，草在塘底的淤泥上

## &lt;&lt;把你的命交给我&gt;&gt;

长起来，不知道的人，就以为是片草地。

这时候我只剩个脖子露在“杂草地”外，下面的淤泥已经没过小腿，还在迅速下陷。

这样的沼泽地非常危险，尤其是在荒郊野外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，万一这下面有个几米深，陷进去就是死路一条。

我拼命挣扎，却下陷得更快，转眼大腿就没了一半，这才想起来陷入沼泽动得越快沉得越快的常识。人一紧张，常识也会扔到脑后的。

我脚下不敢再动，双手抓住旁边长在塘壁上的杂草。

草缘锋利，手掌上立刻就割出血痕，但此时哪顾得上这些，草一把把被扯断，有的连根拔起来。

草根都扎得很深，拔出来以后就留下土洞，我把手指伸进洞里，死死扒住，这才止了下沉的势子。

我喘息着，额头上汗止不住地挂下来。

歇了片刻，把手指死命往土里钻进去，然后开始往上挣。

我已经几乎陷到了屁股，那污泥里仿佛有千百只手在抓着我的双腿，不让我逃出去。

但人在这种时候，可以爆发出超越上限的力量，我硬是纯靠手指的抓力，把自己一点一点拉起来。

等到双手终于可以抓到岸边的土地，我心气一松，手里一软，差点又掉下去。

连忙再稳住，蓄了会儿力气，闭着嘴咬着牙，发出黄牛犁地般的哐叫声，拼命发力，总算爬了出来。

我毫无形象地趴在地上，胳膊酸痛得直抖，显见是肌肉拉伤了。

我趴了几分钟，然后把双肩背包甩在一边，翻过来仰天又歇了十几分钟才爬起来。

这时候我的模样简直是不能看了，上半身的碎草泥痕就不谈了，下半身刚才淤泥里捞出来，要多恶心有多恶心。

然后我才发现，鞋子只剩下一只，还有一只丢在淤泥里了。

我往下一看，没错，就在深坑里躺着呢。

没鞋子不行，我跑到前面花坛里，弄了根一米多长的树枝，想把鞋子挑上来。

拨弄了几分钟，树枝前端终于勾进鞋里，小心翼翼慢慢往上挑的时候，往下面飘了一眼，就在先前鞋底盖着的地方，有东西从泥里伸了一截出来，阳光下泛着森白的暗光。

我手一抖，鞋子又掉了下去。

我呆呆看着重新掉下去的鞋子，心想许是看错了，又伸树枝下去，这次容易了许多。

把鞋子挑上来扔在一边，我根本无心理会，再一次把树枝伸下去，来回地拨弄出来，想要看个清楚。

白森森的一截，再把旁边的土拨开，是第二截、第三截……那是人的手。

不是手套，而是手。

确切地说，我最初看见的是一截指骨，现在用树枝拨了一阵，一个完整的手掌骨骼出现在我眼前。

手很小，应该属于孩童，看不见脑袋及身体其它的部位，想必是埋在了更深处。

在这样一处荒凉无人的精神病院里，久旱成泽的水塘中，出现了一具白骨。

阳光照在我的皮肤上，被从骨子里泛出的森寒冲走，没有一点暖意。

在这座精神病院里到底发生过什么。

眼前的这具尸骨，会不会和我的来意有什么关系。

我摸出手机要报警，却又放了回去。

把鞋子里的泥舀干净穿上，又找了些草叶子把鞋面和裤子尽量擦干净。

身上少了几斤泥，其实看起来并没有好多少，还是从泥里捞出来的模样。

尸骨已经不知在泥里陷了多少年，警察早一刻来晚一刻来，并无多少关系。

但警察来了，恐怕我就不方便继续在这精神病院里四下行走。

掉进水塘之前，我本没想着进两幢楼瞧瞧，打算逛一圈就离开，去找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搬迁后的新址。

但现在我改主意了，这座人去楼空的精神病院里，还藏着不少秘密。

甚至也许并没有什么“新址”呢，到底这座精神病院是搬迁了还是废弃了，真说不准。

现在想来，如果搬迁，打114的问询电话，该有结果才对。

两幢相对而立的楼，格局是一样的。

一楼都有个大厅，我猜西楼里是病人的接诊或会客活动的大厅，东楼里的是食堂。

## &lt;&lt;把你的命交给我&gt;&gt;

我先进了西楼。

和先前的传达室里一样，空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。

门开着，锁坏了。

门上有些杂乱的脚印，像是被踹坏的。

脚印不大，不似成年人。

我不禁又想起了那具尸骨。

二楼开始，就是一间间的狭小独立的房间，无疑这是病人住的。

几乎所有的门上都有踹痕，约有半数的门被踹开了。

在这些房间的墙上，有大片大片的留痕，其中只有少数是可辨认的字迹，大多数是无意义的线条，及复杂的几何图案，还有一间房间，四壁都画满了画，各种色块拼在一起，十分绚烂，如印象派画家的作品，只是在这间房里呆着，各种色块扑面而来，其中饱含的怪异情绪，让观者晕旋，十分不适。

房间里都没有任何东西，徒留四壁。

玻璃窗很多是碎了的，屋里还可以见到些石头，应该就是把玻璃砸烂的凶器。

风从各种形态不一的碎洞里吹进来，发出呜呜的低啸声。

今天的风还不算大，如果到了大风天，这一整幢楼里，就是四处的鬼啸声了。

这些砸碎玻璃的石头，实在太像顽童的杰作。

这片荒芜的精神病院，恐怕变成了附近孩童的冒险乐园。

踹门砸玻璃，都是男孩子爱干的勾当。

那么水泽里的尸体呢？

在至少两个房间里，我发现了残留在地上和墙上的血渍。

其中一处血渍呈放射状四处飞溅，这惨烈的情状，让我几乎可以嗅到当日血还未凝时，那满屋的血腥气。

应该是割破了主动脉，比如脖子，鲜血才会这样喷涌出来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

我不熟悉精神病院，说不定每家精神病院，都有一些用激烈手段自刎的病人呢。

每一间病房里都有故事，这些故事笼在阴冷的迷雾中，看不见轮廓，只能听见若有若无的细细喘息。

我走在长长的走廊，仿如在故事间穿行，那些由一颗颗怪异脑袋织就的气场至今仍在苍白的楼道里盘桓不去，让我心头发紧。

走出西楼时，我竟松了口气，阳光依然不暖，但四周的气息总算正常了。

然后我又进了东楼。

东楼的气息，却略有些不同。

一楼是食堂和厨房，我直接上了二楼。

这层的格局就和对楼不同，每间房间要宽敞许多，墙上也没有涂鸦，看起来，应该是医生办公室。

当然，这里的每一间房间里，都空空如也，没有椅子没有办公桌。

然而我仿佛有种错觉，面前的空间里，有虚影晃动。

大楼里逐渐响起声音，期期艾艾的哭声、尖锐的笑声、神经质的说话声，护士穿行在各个病房里，医生和看似正常的人们谈话，有些人咆哮着被扑倒，注射镇定剂，慌乱的脚步声，许多人在跑动……我使劲晃了晃脑袋，把这些臆想驱逐出去。

在二楼的另一间房里，我又发现了血渍。

许多年过去，血渍已经变成深褐色，但还是和其它的污渍截然不同，触目惊心。

我心里却更发寒，之前在西楼看见的血迹，说起来是在病房里，病人的脑子有问题，做了什么样的可怕事情都有可能。

但是，在东楼的医生办公室里，怎么也有血迹？

而且，房间里染了大面积的血渍，当然得快点找泥水匠来重新粉刷一遍，既然没有粉刷，说明染血的时间，就在搬离之前。

因为就要搬了，所以就不麻烦粉刷了。

可是，同时三处血迹……三个死者？

## 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整个医院的搬迁，是否正与此有关呢？

无人能回答我心头的疑问。

我走到三楼，这层有一半是病区，估计四楼应该全都是病区了。

在三楼的另一头，终于看见了一间不一样的房间。

这间房不是空的。

房间有四五十平大小，一地凌乱。

我往地上细细瞅了几眼，那是一只只的纸蛙和纸皂，数量怕是有一两百只，随意的扔在房间的各个角落。

靠墙放着两排紧挨着的铁柜子，原本都该是锁着的，但现在外面那排有两个铁柜子被撬开了，里面曾经放着文件，但如今……这就是地上那些折纸的来源吧。

我蹲在地上，拿起一只纸青蛙，把它拆开，还原成一张纸。

刘春城，47岁，入院时间：1988.3.23，重度精神分裂。

徐卫国，38岁，入院时间：1990.10.07，中度躁狂症。

刘月娥，33岁，入院时间：1991.5.5，焦虑性神经症。

……这似乎是一份病人名录的部份。

我看了一遍，没有我熟悉的名字。

是的，我的确在怀疑，当年杨展会不会在这座医院里住过一段时间。

我又拆开另一只青蛙。

依然是名录，没有杨展的名字。

我拆了十几个折纸，少部分是名录，大部份是病人的诊疗档案，比如用了什么药，效果怎样，定期的谈话摘要等等。

## 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### 后记

写完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照例分发给好友去看。

他们说好我会开心，说不好我会郁闷。

我是个俗人，没法八风不动，却还算能守本心。

有朋友说，看得很激动，这是她看过的最好的那多手记之一。

我对“之一”略有遗憾。

其他人的评价，也尽是高分，令我舒了口气。

这本手记，和《亡者低语》前后脚写完，那一本，我对其中爱情故事的尝试比较满意，而这一本，则是对故事本身比较满意。

对我来说，这本更像是那多手记，代表了我对这个世界无穷可能的想象。

过了一阵，看过这本书的金小锐同学突然在MSN上对我说，快去看《盗梦空间》。

你会郁闷的，他说。

那时《盗梦空间》刚刚上映，我还未来得及看。

但他这么一说，加上电影的片名，顿时让我有了不好的预感。

等到从电影院里出来，我的心情，被金小锐完全说中，极度郁闷。

因为电影和我新书的创意，相似度极高。

原本我可以说不看到最后，没人能猜得出真相。

但如果看过了《盗梦空间》，那么很可能在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就能窥知究竟了。

而电影已经放了，我小说的出版，还要等待好一阵呢。

所以我只好加了一个番外篇。

至少让这个番外篇的结尾，能出乎预料吧。

聊能安慰的是，在我的小说中，至少有一些证据，来试着证明这个世界真的是场梦。

比如历史的矛盾，再比如测不准。

我们似乎永远看不清这个世界，它是模糊且不断变化着的。

生活中的某些时刻，我真的会有似梦非梦的不确定感，那一刻，我仿佛陷入迷障，又仿佛窥破了这世界的一角真相。

很多年后，我把这一丝一缕的迷障收罗起来，织成了这个故事。

而几乎同时，有另一个人编织了另一个类似的故事，他也这么想吗？

那么这个世界上，到底还有多少人，有和我相似的想法？

所以，也许这个世界，真的是场梦？

## 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把你的命交给我》编辑推荐：国内首部精神悬疑类作品，精神病人和你，谁看到的才是世界真相？  
用无可争议的证据，击碎我们的理性认知，看透本质的可怕结局，是陷入癫狂！  
那多灵异手记系列最新巅峰之作！  
500,000粉丝翘首以待！

<<把你的命交给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